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御定孝經衍義卷四十三

詳校官中書臣羅錦森

編修臣倉聖脈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高中

謄錄監生臣江長瑄

御定孝經衍義卷四十二

天子之孝

敬親

臣按聖聖相傳之心一敬而已唐虞君臣之交儆伊尹傅說之告其君與夫文武之家法述之周公而受之成王昭於書策播於詩歌亦惟反覆於敬不敬之分以為治亂之攸繫而已敬也者一日二

日萬幾而未可使此心之一息馳也不泄於邇不忘於遠操之須臾勿懈於終身而孝經特舉敬心之最初極誠無僞而不容已者欲人君識取而擴充之以完敬之分量故曰敬親者不敢慢於人又曰孝莫大於嚴父又曰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日嚴又曰禮者敬而已矣敬一人而千萬人悅又曰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為人父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兄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君十有

八章之中言敬者較言愛為尤詳鄭註曰親愛之心生於孩幼比及年長漸識義方日加尊嚴是愛先而敬後也正義曰父子之道簡易則慈孝不接狎則怠慢生焉聖人因其嚴親之心敦以愛敬之教是敬先而愛後也故教皆先敬而濂溪周子所謂禮先而樂後者亦此意也夫溯敬心之本然必自親始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謂之悖禮然天子敬親之心所攝至弘鉅也至無罅隙間斷也一時一

事之有罅隙間斷即為不嚴其親故敬一人而千萬人悅此敬親之施也胥千萬人悅而後為能敬一人此敬親之量也姑以士庶人而言亦豈僅下氣怡聲問衣燠寒抑搔痛癢懸衾襡（音獨韜也）簟之節已哉必也能守其身一舉足一動念一出言不敢忘父母將為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將為不善思貽父母羞辱必不果而況天子有天下之大壇壝宗廟祖宗之所敬而禮也土地祖宗之闢也人民

祖宗所養也財用祖宗所積也法度祖宗所垂也老成賢俊祖宗所貽也畏天勤民講學立政則祖宗所歆而逸豫滅德維祖宗所恫也詩曰紹庭上下陟降厥家言親之無不在也人子不能視聽于未形聲以祗服厥事雖日起居而親必不怡也雖致齋戒薦馨香而神必吐棄也以是為敬必不然矣臣是以臚敬親之目十有四曰事天地曰法祖宗曰隆郊配曰嚴宗廟曰重學校曰崇聖學曰教

宫闈曰論官材曰優大臣曰設諫官曰正綱紀曰別賢否曰制國用曰厚風俗而其可以類見者亦各附著之篇

易家人卦名彖傳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程頤傳曰家人之道必有所尊嚴而君長者謂父母也雖一家之内無尊嚴則孝敬衰無君長則法度廢有嚴君而後家道正家者國之則也

臣按經言孝莫大於嚴父又言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日嚴家人以二五為父母故以五之剛而謂之嚴可也以二之柔而亦謂之嚴者嚴生於孝子事親之心歉故他書皆言父義母慈父尊而不親母親而不尊而家人之義專以嚴為訓嗃嗃而不嫌於厲威如而終至於吉葢長失尊嚴必忘恭順而不亂者未之有也六爻卒歸於反身乃大象之所謂言有物而行有恒者也故身為父母而家道

整肅人心祗畏者易卦之本旨也身為子弟而居致其敬祭致其嚴者孝經之本旨也父尊子卑兄友弟恭夫制婦聽各盡其道斯可謂之盡敬於親正家而天下定斯可謂之不敢慢於人定猶孟子言天下之為父子者定之定經所謂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者也

書無逸篇名成王即位周公恐其逸豫故戒以無逸　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

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

蔡沈傳曰言視小人其父母勤勞稼穡其子乃生於豢養不知稼穡之艱難乃縱逸自恣乃習俚巷鄙語既又誕妄無所不至不然則又訕侮其父母曰古老之人無聞無知徒自勞苦而不知所以自逸也昔劉裕奮農畝而取江左一再傳後子孫見其服用反笑曰田舍翁得此亦過矣此正所謂昔之人無聞知也使成王非周公之訓安知其不以公劉后稷為田舍

翁乎

臣按周語曰天所崇之子孫或在畎畝由欲亂民也畎畝之子或在社稷由欲靖民也蓋一念之敬肆即以分國脉之延促壽命之脩短小人而侮厥父母則喪其成勞將不保首領君子而侮厥父母其所喪者豈其微哉南史宋高祖劉裕孫孝武帝駿壞高祖所居陰室為玉燭殿牀頭有土障上障如今牀頭小曲屏風壁上掛葛燈籠籠罩燈之具麻蒙以葛布土為之示儉素也

蠅拂拂揮蠅之具以麻結為之袁顗因盛稱高祖儉德上曰田舍翁得此已為過矣蔡傳所引本此然不但孝武有是事也前此者通鑑文帝元嘉四年二月乙卯帝如丹徒已巳謁京陵初高祖既貴命藏微時耕具以示子孫帝至故宫見之有慙色近侍或進曰大舜躬耕歴山伯禹親事水土陛下不覩遺物安知先帝之至德稼穡之艱難乎二事先後一轍也然則裕之子孫其為不敬親也甚矣哉人主誠克

念創業之艱傳付之重而對祖父所服御之物則嚴恭寅畏之意油然勃然見於顏面何為而有慚色奉以為寶不啻球圖琬琰何至於鄙俚誕妄以田舍翁嘆其先世哉

詩周頌閔予小子（篇名成王免喪始朝於先王之廟而作此詩也）曰閔予小子（成王自稱）遭家不造（成也）嬛嬛（嬛與煢同其傾反）在疚（言喪畢思慕意氣未能平也）於乎（嗚呼下同）皇考永世克孝（嘆武王之終身能孝）念茲皇考陟降庭止（言武王之孝思念文王常若見其陟降於庭）維予小子夙夜敬止於乎皇

王兼指文武繼序思不忘武王能以念玆祖考為孝成王亦當以思繼祖考為孝

陳櫟曰思親而見其如在者此人子終身慕親之孝當親没而愈篤者也記曰致愛則存致慤則著著存不忘乎心夫安得不敬乎惟武王之孝於文王者有此心故成王之孝於武王者亦惟致敬以不忘乎此心此武王之達孝所以上無愧於文王而可示法于成王也

訪落篇名成王既朝于廟因作詩以道延訪羣臣之意曰訪問也予落始也止率也循也

時昭考（武王）於乎悠（遠也）哉朕未有艾（五蓋反言遠不可及）將予就之繼猶判渙（判分渙散也將使予勉强以就之而所以繼之者猶恐其分散而不合）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乃旦反）紹庭上下（思繼武王之外事）陟降厥家（思繼武王之內事）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

胡一桂曰自繼猶判渙而上言皇皇如有求而弗得之意自維予小子而下則君蒿悽愴如或見之也

陳櫟曰成王紹武王之上下陟降於家庭者是即武王念文王而見其陟降于家庭者也如此者豈不由

于前詩之夙夜敬止繼序思不忘哉維其能敬以思繼武王念文王之心所以能以武王之如見文王于庭者而紹武王于家庭也

臣按閔予小子訪落二詩乃成王將涖政朝于廟而與羣臣謀始事者也王既免喪矣而猶自以嬛嬛孤特在憂病之中則其著存不忘之敬固足以為立政之大本矣今皇之所以繼皇考與皇考之所以繼皇祖者同此敬矣而猶自以為相去懸絶

弗克負荷欲就而行憂其分散不屬不若皇考之能繼志述事以治内治外也成王之敬武王正所以敬文王敬文王正所以敬肇基王迹之列祖而嚴父之義備矣故曰成王能昭明前人之烈者也

禮記坊記善則稱親過則稱已則民作孝太誓曰予克紂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紂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

臣按泰誓稱文考乃歸美於親之一事其實雅頌

所云陳於郊配宗祀史書所紀藏諸金匱石室及冊命臣下誥諭四方之文罔不稱述祖訓昭明前烈葢作者之體如是然乃發乎敬心之所誠然而不容已者故曰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後世如秦始皇所至刻石頌功德所云皇帝臨位皇帝作始皇帝躬聖之類乃無一字及其先人者秦既已悖其親而虐用其民自取覆滅觀其刻石之辭與秦誓相戾亦足以殄厥世矣然則詩書之文信非有

德者不能言矣

孟子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為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此之謂也

輔廣曰舜既為天子則瞽瞍實為天子之父備享四海九州之奉而舜為尊親養親之至矣故引下武詩以咏嘆之以為如舜者然後可謂長言孝思而為天下法則者矣豈有使其父北面而朝之理乎

臣按天子禮絶旁尊而孝莫大於嚴父故記言雖天子必有父孟子曰為天子父尊之至也有聖人之孝復有聖人之遇斯為敬親之極至哉

漢高祖六年夏五月尊太公為太上皇

詔曰人之至親莫親於父子故父有天下傳歸于子子有天下尊歸于父此人道之極也前日天下大亂兵革並起萬民苦殃朕親被堅執鋭自帥士卒犯危難平暴亂立諸侯偃兵息民天下大安此皆太公之

教訓也諸王通侯將軍羣卿大夫已尊朕為皇帝而
太公未有號今上尊太公曰太上皇
臣按高祖定天下之後五日一朝太公如家人父
子之禮敬親之心自然而然不假强勉者也激於
家令之言而太公擁篲始上尊號先儒非之以為
太上之稱從古未有秦始皇追尊莊襄王為太上
皇蓋太上者無上也皇者德大于帝故尊其父號
太上皇此乃亡秦之故事爾夫父子根于天性以

家人之禮敬其親故曰為天子父尊之至也何庸爵其父乎 臣竊謂禮之有作原本人情已為天子稱親為天子之父可以自慰乎且使天下臣民章奏亦稱為天子之父有是體乎名之必可言殆不然矣乎爵不敢加于父固也然追王之典武王周公已行之既可推尊于已往獨不可推尊于存者乎且合萬國九州同然之情而上尊號于其親亦非出一已之私也若云亡秦之制則後世之襲其

名而不改者多矣奚獨于此而疑之哉

章帝即位尊明德馬皇后為皇太后建初元年欲封爵諸舅太后不聽明年夏大旱有司復以為請太后詔曰先帝諸子之封裁令半楚淮陽諸國常謂我子不當與先帝子等今有司奈何欲以馬氏比陰氏乎固不許帝省詔悲歎復重請曰漢興舅氏之封侯猶皇子之為王也太后誠存謙虛奈何獨不令臣加恩三舅且衛尉年尊兩校尉有大病如令不諱使臣長抱刻骨之恨宜及

吉時不可稽留太后猶不許四年天下豐稔方垂無事

帝遂封三舅廖防光為列侯

臣按明德馬太后漢之賢后也跡其峻辭恩澤其言皆具見肺腑至曰吾素剛急有匈中氣不可不順也古固有以從命為孝者帝何為堅伸己志而違慈母之惓惓乎夫章帝非明德之所生也史稱其盡心撫育勞瘁過於所生太后之恩大矣帝欲報之而太后一身儉約已甚無能罄其烏鳥之情

於是推以及於諸舅氏此帝曲行其敬於愛之中亦所以為孝也不然王氏五侯之戒太后知之帝豈不知之非劉氏不侯之制太后念之帝豈不念之而三舅之封久而必遂帝以為吾敬舅氏猶敬吾母氏云爾史稱章帝孝性惇篤母子慈愛始終無纖介之間即封三舅一端可覯矣嘗慨孝文之於薄昭其事若甚斷而論者猶以孝文不善處舅氏傷母后之心然則事親之際蓋無微而可忽也

於章帝巳事可以教敬焉

靈帝熹平六年以宣陵孝子為太子舍人蔡邕上封事言宣陵孝子虛偽小人本非骨肉羣聚山陵假名稱孝義無所依至有奸軌之人通容其中太子官屬宜摎選令德豈有但取丘墓凶醜之人其為不祥莫大焉宜遣歸田里以明詐偽書奏帝乃詔宣陵孝子為舍人者悉改為丞尉焉

臣按宣陵孝子之名虛誕不經既以崇長奸偽亦

以瀆侮先靈可謂大不敬矣雖置之于理不為過
顧乃官之乎以此為家丞庶子之選是不以奸偽
瀆侮為凶德而反以為太子官屬異乎君子之孝
永錫爾類者矣又禮言喪稱哀子哀孫祭稱孝子
孝孫支子不祭則惟嗣君乃得稱孝子于陵廟耳
先君之支庶且不敢奸而使丘墓凶醜之人稱之
名不正言不順能無辱親之懼乎
晉武帝受禪尊母太妃王氏為皇太后宮曰崇化初置

宮卿重選其職尋以后母辛氏未崇謚號泰始三年下

詔曰昔漢文追崇靈文之號武宣有平原博平之封咸所以奉尊尊之敬廣親親之恩也故衛將軍蘭陵景侯夫人羊氏含章體順仁德醇備母儀之教光於邦國皇太后孝思蒸蒸永慕罔極朕感存遺訓追遠傷懷其封夫人為縣君依德紀謚有司請追謚為平陽縣君及后崩帝手疏后德行命史官為哀策

臣按人子尊其親亦必推其親之所欲尊者而致

其尊焉蓋顯親揚名人子之心即父母之心也晉武帝追崇太后之母羊氏加以顯號則所以慰其親罔極之思者至矣手疏后德行命史官作哀策皆可謂得敬親之大者

宋武帝事蕭太后素謹及即位春秋已高每旦入朝太后未嘗失時刻

臣按人君繼體傳重所謂居致其敬者如禮家所紀一日三朝寢門視膳皆在儲貳之時而即位以

後惟得祇視慈顏故尊養之隆恒于母后也亦帝之興雖以分羹致誚而新豐故人差慰悽愴未央上壽稱臣奉卮亦庶幾得自盡焉宋祖自以纂靈豐谷即位春秋高矣謹事母后循古雞鳴盥漱之儀抑何謹也要皆起自匹庶所以為異云

宋主世祖孝武駿殂太子子業立年十六蔡興宗奉璽綬太子受之傲惰無戚容興宗出告人曰家國之禍其在此乎

臣按晉惠公執玉卑拜不稽首內史過知其無後

魯昭公葬齊歸無戚容史趙叔向皆知其必去國

子業之不敬其親與晉惠魯昭何異逮于王太后

疾篤呼之不往致太后恚怒欲自剖其腹其罪加

于晉魯之君一等矣

梁武帝天監十六年夏四月詔以宗廟用牲有累冥道

宜皆以麪為之於是朝野諠譁以為宗廟去牲乃是不

復血食竟不從八坐後漢以六曹尚書令僕為八坐魏以五曹尚書二僕射一令為八坐

宋齊梁因之乃議以大脯牛脩脯也代一元大武牛曰一元大武冬十

月詔以宗廟猶用脯脩更議代之於是以大餅代大脯其餘盡用蔬果又起至敬殿景陽臺置七座廟每月中再設淨饌

臣按古人祭則致其嚴而牲牷肥腯所以致用孝享我將之詩曰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此為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而作也武王數紂之罪而屢言其怠棄祀典攘竊犧牲詩書所稱蓋彰彰矣梁武本自諸生棄經常之典崇異端之教以麪代

牲以餅代脯血毛不薦何異餕而殿名至敬本以奉佛而置七廟之主供其法筵淨饌於古何稽乎可謂敬非其所敬也

唐代宗為太后營章敬寺高郢以白衣上書諫曰傳曰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此天子之孝也又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既受帝祉施于孫子是知王者之孝在于順承天地嚴祖配考恭慎德教以臨兆民俾四海之内歡心助祭延福流祚永之無窮未聞崇樹梵宫雕琢金

王之為孝者書奏未報復上言神人無功聖人無名古之明王積善以致福不費財以求福脩德以銷禍不勞人以攘禍陛下之營作若以為功則天覆地載陽施陰作未嘗有為也若以為名則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未曾有待也若以致福則通于神明光于四海不在費財若以攘禍則方懋厥德罔有天災不在勞人不納

臣按高郢援據經義可謂明切而惜乎代宗之不納也寺曰章敬何敬之為

德宗初即位禮儀使吏部尚書顔真卿上言上元中政在宫壼始增祖宗之謚明皇末姦臣竊命累聖之謚有加十一字者按周之文武言文不稱武言武不稱文豈盛德所不優乎蓋羣臣稱其至者故也故謚多不為褒少不為貶今累聖謚號太廣有逾古制請自中宗以上皆從初謚睿宗曰聖貞皇帝玄宗曰孝明皇帝肅宗曰宣皇帝以省文尚質正名敦本上命百官集議儒學之士皆從真卿議獨兵部侍郎袁傪官以兵進奏言陵廟

玉册木主皆已刊勒不可輕改事遂寢不知陵中玉册所刻乃初謚也

臣按謚號之興尚矣號者功之表謚者行之迹稱其實而不敢或誣者敬謹之至也或說上古謚起於成周依白虎通之說則堯舜禹湯皆謚也故曰謚或一言或兩言文者以一言為謚高宗殷宗也質者以兩言為謚故湯崩後稱成湯也又曰謚有七十二品翼善傳聖曰堯仁聖盛明曰舜慈惠

愛民曰文強理勁直曰武而他書釋文武之處又不一惟其以一言而包舉數言之義使後之人本原事迹則各附麗於其解而聖帝明王之功德無所不該則又可以一言而盡此一言之中具有衆理燦然明白故一言者反為文兩言者反為質也據堯舜皆為謚若非各以其至為稱則堯豈得不謂之仁聖威明舜豈得不謂之翼善傳聖乎堯典言放勲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舜典言重華協

帝濬哲文明溫恭允塞必若後世之為尊號則宜連舉放勳重華已下數言盡載於冊且所謂廣運聖神文武之數字必唐虞兩朝並用之也周德莫盛於文武考之於詩築城伊淢作豐伊匹文王之武也鎬京辟雍武王之文也必若後世之為尊號則二王當并冠以文武而益之以徽柔懿恭執競也夫使古之人以是為當然則忠臣之欲尊其君孝子之思敬其親何所不至何以前無故事而必

待上元之朝開元之末始啓其端哉後世為臣子者不容不增加謚號以伸其無窮之心竊慮褒美之詞有數一世再世不能不致相同則若何恐臣子之所以尊其君敬其親者或亦不在乎此也

晉王克用臨薨以三矢付莊宗曰一矢討劉仁恭汝不先下幽州河南未可圖也一矢擊契丹且曰阿保機與吾把臂而盟結為兄弟誓復唐家社稷今背約附梁汝必伐之一矢滅朱溫汝能成吾志死無恨矣莊宗藏三

矢於武皇廟庭及討劉仁恭以少牢告廟請一矢盛以錦囊使親將負之前驅伐契丹滅朱氏亦如之

臣按孝莫善於繼志莊宗謹奉三矢卒能滅燕滅梁敗契丹以酬父志亦敬之屬也

周主世宗之父光祿卿致仕柴守禮犯法周主不問守禮及當時將相王溥王晏韓令坤之父游處恃勢恣橫洛人畏之謂之十阿父世宗既為太祖嗣人無敢言守禮子者但以元舅處之優其俸給未嘗至大

梁常以小忿殺人有司不敢詰世宗知而不問

臣按世宗受天下于周而不敢以私故尊其父然處之元舅則非名也置之洛陽則非地也以光祿卿致仕則直臣之也皆非禮也至于殺人不問則撓法而亦非所以伸恩蓋兩失之矣昔堯授天下于舜舜雖不敢以尊其父然而孝養之禮則有加焉父其父而不君其父此舜之大孝而孟子所謂尊養之至也書曰烝烝乂不格姦豈至于有殺人

之惡假使殺人然亦必不以恩故撓法亦必不以法故傷恩故孟子權之以為必將訢訢然樂而忘天下也世宗惟不能敬之于其始故及其犯法遂無以處之尹氏以為宜築宮嚴密之地盡其父事之禮蓋平居極尊養之歡有過盡幾諫之道守禮雖頑豈不底豫哉若胡氏謂宜復姓曰柴尊守禮為太上皇者則又過矣

宋太祖尊母杜氏為皇太后后定州安喜人治家嚴而

有法生五子曰匡濟曰匡肩光義光美匡賛匡濟匡賛早卒陳橋之變后聞之曰吾兒素有大志今果然矣及尊為皇太后帝拜于殿上羣臣稱賀后愀然不樂帝曰臣聞母以子貴今子為天子胡為不樂后曰吾聞為君難天子置身兆民之上若治得其道則此位可尊苟或失馭求為匹夫不可得是吾所以憂也帝再拜曰謹受教

神宗事太后極誠孝太皇太后曹氏后亦慈愛天至故事外家

男子毋得入謁帝以后春秋高數請召弟佾入見久之乃許及見少頃后謂佾曰此非汝所當得留趣遣出帝常有意于燕薊已與大臣定議乃詣太后白其事后曰儲蓄賜予備乎鎧仗士卒精乎帝曰固已辦之矣后曰事體至大吉凶悔吝生乎動得之不過南面受賀而已萬一不諧則生靈所繫未易以言苟可取之太祖太宗收復久矣何待今日帝曰敢不受教

臣按開國承家之始必有宮闈之助詩人稱大任

之思齊大姒之嗣美而邑姜又在十亂之列蓋母
教非一世也杜氏開基聖善治家有嚴君之義觀
為君難數語豈非堂構播穫之心哉帝之再拜受
教于是乎怵惕祗畏渉春冰馭朽索思其艱以圖
其易奕世載其忠厚焉又世有賢母述其家法一
時號為女中堯舜寔嗣美思齊矣觀累朝之恪共
懿訓敬同乾父抑亦太祖之貽謀也要之人主之
事親既已處崇高富厚之勢雖四海九州之奉不

過養口體而已惟嘗存兢業之心以治兆姓無疆惟恤無疆惟休乃可謂先意承志善繼善述夙夜匪懈無忝所生云爾若唐穆宗奉養太后過為華靡雖朔望詣宮上壽于家人父子之禮則嚴而于有天下者之大孝未為克盡也

英宗治平二年詔議崇奉濮王典禮

初知諫院司馬光以帝必將追隆所生常因奏事言漢宣帝為孝昭後終不追尊衛太子史皇孫光武上

繼元帝亦不追尊鉅鹿南頓君此萬世法也既而韓琦等言禮不忘本濮安懿王德盛位隆所宜尊禮請下有司議王及夫人王氏韓氏仙游縣君任氏合行典禮用宜稱情詔禮官與待制以上議翰林學士王珪等相視莫敢先發光議略云為人後者為之子不得顧私親若親愛之心分于彼則不得專于此秦漢以來帝王有自旁支入承大統者或推尊其父母以為帝后皆見非當時取譏後世臣等竊以為濮王宜

准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尊以高官大國譙國襄
國仙游並封太夫人考之古今為宜稱于是珪即以
光議上中書奏濮王當稱何親名與不名珪等議濮
王于仁宗為兄于皇帝宜稱皇伯而不名歐陽修引
喪服大記以為為人後者為其父母降服三年為期
而不沒父母之名以見服可降而名不可沒也若本
生之親改稱皇伯歷考前世皆無典據進封大國則
又禮無加爵之道乃詔有司博求典故以聞

三年詔稱濮王為親立園廟

濮王崇奉之議久而未定侍御史吕誨范純仁監察御史吕大防固爭以為王珪議是章七上不報中書請明詔中外以皇伯無稽決不可稱今所欲定者正名號耳至于立廟京師干亂統紀之事皆非朝廷本意帝意不能不嚮中書然未即下詔也既而皇太后手詔中書宜尊濮王為皇夫人為后皇帝稱親帝下詔謙讓不受尊號但稱親即園立廟以王子宗樸為

濮國公奉祠事仍令臣民避王諱時論以爲太后之追崇及帝之謙讓皆中書之謀也

程頤曰言事之臣知稱親之非而不明尊崇之禮使濮王與諸父等若尊稱爲皇伯父濮國大王則在濮王極尊崇之道于仁宗無嫌貳之失矣

臣按宋之濮園明之興國皆以入繼大統尊崇本生興議紛然在宋則吕誨范鎮等爭之甚激在明則楊廷和毛澄等持之甚堅明諸儒之切齒裂眦

于張桂猶宋儒之指目歐陽修為奸邪也然修之濮議及論濮安懿王典禮劉子本原經術而處之以情理之中固不若張桂之論之阿也程氏之作濮議與曾氏之作為人後議各有所主而廷和澄等所引據者程氏之議也臣獨有取于曾氏之議焉曾氏即本儀禮喪服子夏傳如之何而可為之後同宗則可為之後之文以解為其父母報之義其說以為自古為人後者不必將親昆弟之子族

人之同宗者皆可為之則有以大功小功昆弟之子而為之者矣有以緦麻袒免無服昆弟之子而為之者矣若當從所後者為屬則亦當從所後者為服從所後者為服則于其父母有宜為大功為小功為緦麻為袒免為無服者矣而聖人制禮皆為其父母期使足以明所後者重而已非遂以謂當變其親也親非變則名固不得而易矣凡曾氏所證據前世議論稱本親本生父母考妣咸有精

義而此段尤為辨晰盖儀禮之云為其父母立文甚明伯叔之稱實無所考必謂當變其名則是無服昆弟之子為大宗後有降本親為無服之伯叔者矣安得槪云為其父母期乎父母之名不可變則施于詔策直謂本生父某國王于私恩公義固無毫髮之憾也璁之說最謬者如漢哀宋英立為皇嗣育之宮中猶有父子之道等語此非學士大夫之言子夏傳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

母何算焉都邑之士則知尊禰矣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諸侯及太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推此義也所為入繼大統者以始祖太祖之故而尊其所後之父母豈待平日養育始有父子之道哉若如璁言收養異姓即有父子之道何必同宗野哉璁也定陶恭皇但稱皇而不稱帝興獻帝既稱帝而復欲稱皇以禮揆之則稱帝甚于稱皇也且魏相所謂宜稱尊號曰皇考猶云皇之考耳惟

去其本生之號是以有兩統二父之嫌也如曰皇本生考則何傷乎施之于考之上為從其子之稱加謚于皇之上是追爵之為皇也故論稱皇之不可則又莫如曾氏言之詳也曰加考以皇號與禮及古之稱皇考者有異乎曰皇考一名而為說有三禮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是則以皇考為曾祖之廟號也魏相謂漢宣帝父宜稱尊號曰皇考既非禮之曾祖之稱又有尊號之文

故魏明帝非其加悼考以皇號至于光武亦于南頓君稱皇考廟義出于此是以加皇號為事考之尊稱也屈原稱朕皇考曰伯庸又晉司馬機為燕王告禰廟文稱敢昭告于皇考清惠亭侯是又達于羣下以皇考為父殁之通稱也以為曾祖之廟號者于古用之以為父殁之通稱者至今用之然則稱之猶有可不可者乎曰以加皇號為事考之尊稱者施于為人後之義是干正統此求之于禮

而不可者也達于羣下以皇考為父歿之通稱者施于為人後之義非干正統此求之于禮而可者也然則以為父歿之通稱者其不可如何曰若漢哀帝之親稱尊號曰恭皇安帝之親稱尊號曰孝德皇是又求之于禮而不可者也由此言之彼稱為恭皇孝德皇者去帝著皇并非魏相冠皇字于考上之稱矣稱為興獻帝者去皇著帝特又甚焉何也秦人始合皇帝為稱而後人因之然臨文者

或二字并稱或但稱帝惟云秦皇始皇耳其他無獨稱皇者而天子之父尊為太上皇亦不著帝也若全稱帝則竟帝矣而廷和與澄等始爭帝號不得後僅欲以不加皇字别于正統之親固其不得已而抑以末矣臣故節較曾氏之議為入繼大統者折衷焉

孝宗乾道七年上太上皇尊號帝尋諭輔臣曰前日奉上册寶上皇聖意甚悦翌日過宮侍宴邦家非常之慶

漢唐所無也又曰本朝家法遠過漢唐惟用兵一事未及朕日不遑暇如宫中臺殿上皇時為之朕未敢增益

上皇到宫徘徊周覽為之興嘆頗訝其不飾也

臣按宋孝宗之于太上皇蓋始終不失其敬者也自隆興元年而後常朝德壽宫每行上壽禮必肆赦加恩洎太上有疾罷朝侍側居喪號痛擗踊力違羣臣之議衰絰三年經曰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孝宗

之事高宗其謚為孝也宜哉

以上天子之敬親

御定孝經衍義卷四十二

御定孝經衍義卷四十三

天子之孝

事天地

臣按易說卦傳乾為天為父坤為地為母人之稟氣于乾而賦形于坤者謂之天地生之也可謂之父母生之也可特以凡民之所見者小所識者近則知有父母已耳王者父天母地以父母乎萬物

則藐焉中處而齋戒洗心以體天地之撰者一明發之有懷夙夜之匪懈也經曰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天地明察神明彰矣廣敬之道莫先于事天地

易震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

孔頴達疏曰洊者重也因仍也雷相因仍乃為威震也君子以恐懼修省者君子恒自戰戰兢兢不敢懈惰今見天之怒畏雷之威彌自脩身省察己過故曰

君子以恐懼修省也丘富國曰兩震相重故曰洊雷雷天威也方其仍洊而至聞之者莫不恐懼而君子於恐懼之後必以修省繼之者所以盡畏天之實也徒恐懼而不修省則變至而憂變已而休猶無懼爾恐懼者憂其變之來初震象修省者思其變之洊震象

臣按頴達此疏極得聖賢敬身敬親敬天地之深意戰戰兢兢不敢懈惰者君子終身之敬本不待

威震相仍始知恐懼也乃見天之怒而彌自脩省所謂懼以終始者也若常人則玩忽縱肆不能存心養性必待天怒洊至始知恐懼而恐懼之後嫚不自省則為徒懼而無益故丘富國以為脩省者畏天之實也

臣又按宋紹熙二年二月雷雪交作黄裳具封事略曰謹按易帝出乎震震為雷君象也震本坤體陽自外來交之有動乎情欲之象是以聖人于六

十四卦之中凡涉震體取義尤嚴在復則曰以至日閉關欲其復之靜也在隨則曰嚮晦入宴息欲其居之安也在頤則曰慎言語節飲食欲其養之正也復之靜晝不可以紛華撓之居之安夜不可以欲心蕩之養之正食不可以旨酒亂之至于重震之卦則曰恐懼修省恐懼在君心修省在君政豈可以虛文責之有司百官哉其疏經意剴切世務尤精

尚書堯典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歴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呂祖謙曰作歴之前欽若昊天是先天而天弗違作歴之後敬授人時是後天而奉天時皆以欽敬為主

陳雅言曰聖人事天治民亦欽敬之心而已敬天之心嚴于歴象之際勤民之心嚴于授時之際聖人於事何往不敬而況於事天治民之大者乎

舜典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孔穎達疏曰璣衡者璣為轉運衡為横簫運璣使動於下以衡望之是王者正天文之器漢世以來謂之渾天儀者是也七政謂日月與五星也蔡邕天文志云言天體者有三一曰周髀二曰宣夜三曰渾天宣夜絶無師說周髀術數具在考驗天象多所違失故史官不用惟渾天者近得其情今史所用候臺銅儀則其法也虞喜云宣明也夜幽也幽明之數其術兼之故曰宣夜但絶無師說不知其狀如何周髀之術

以為天似覆盆蓋以斗極為中中高而四邊下日月旁行遶之日近而見之為晝日遠而不見為夜渾天者以為地在其中天周其外日月初登于天後入于地晝則日在地上夜則日在地下揚子法言云或問渾天曰洛下閎營之鮮于妄人度之耿中丞象之幾乎幾乎莫之能違也閎與妄人武帝時人宣帝時司農中丞耿壽昌始鑄銅為之象史官施用焉後漢張衡作靈憲以說其狀蔡邕鄭康成陸績吳時王蕃晉

世姜岌葛洪諸家皆論渾天之義並以渾說為長江南宋元嘉年皮延宗作是渾天論太史丞錢樂之鑄銅作渾天儀傳于齊梁周平江陵遷其器于長安今在太史矣衡長八尺璣經八尺圓周二丈五尺強轉而望之有其法也

真德秀曰舜受終之初察璣衡以揆七政之運正如人子之事親伺候顏色惟恐一毫少咈於親心此大舜事天之敬也

臣按經言天子之孝固以愛敬並舉而敬之一言尤反覆致意若嚴父配天一語則又專為天子而發非諸侯卿大夫士所得而與蓋以嚴父之心敬天以敬天之心嚴父其義一而已矣故千萬世帝王聖賢心法相傳無有外於敬者夫子行在孝經正所以祖述堯舜夫子之作經即删書斷自唐虞之旨也史臣之贊堯也首言欽贊舜也首言恭欽與恭皆敬也而志其為天子之事堯典則首言欽

若昊天敬授人時舜典首言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天人合一之理二帝之所見者同也古之歷官即為方岳司其方主其時政是非獨知其法抑且知其道者也是非獨著之為則而且施之於事者也歷為紀數之書象為觀天之器舜承堯後歷象未之有改書即其書器即其器也舜所咨之四岳即堯所咨之四岳也官亦未之有改也舜嗣位之始固無所待於整齊脩治但審察天象以參諸天

道人事其謙讓未遑之意則德秀所云真得聖人之心矣

臯陶謨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畏達于上下敬哉有土

孔安國傳曰天所賞罰惟善惡所在不避貴賤有土之君不可不敬懼

陳經曰有土之君惟敬則不忽乎民是乃不忽乎天不敬則徒知天之當嚴而以民為易虐是天民有二

理也此皐陶安民之謨必及於此歟

臣按經言治天下者得萬國之歡心治國者得百姓之歡心治家者得人之歡心人之所欲天必從之人心即天心也所以克當天心者固在於得人之心而所以得人之心者惟其不敢慢於人所以不敢慢於人者惟能敬其親敬親即敬天也天民無二理敬天敬親亦無二理

說命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

陳櫟曰憲天聰明則君與天一臣民之心均此天理自有不容違者

臣按惟后王能憲天之聰明以惇典庸禮命德討罪則自君公以下至於大夫師長罔不敬順奉承而天下之民風靡草偃成其德教而行其政令以經義推之則天子既孝而諸侯卿大夫士皆孝以至于庶人盡能孝其相承之理則然故曰所敬者少所悦者衆也

泰誓周書篇名武王伐紂誓師之辭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

臣按孔穎達疏釋臯陶謨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即引泰誓此文為証然臯陶之言所以終安民之謨而武王誓辭則以天地萬物父母發端而數商罪狀則以弗敬上天為首惡以後言皇天震怒言肅將天威言天命誅之言予弗順天厥罪惟鈞言致天之罰言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言惟天惠民惟辟奉天言夏桀弗克若天天乃佑命成湯

言謂已有天命言天其以予乂民其中篇則終以此二語又言天有顯道言自絶于天言恭行天罰反覆申明紂之凶殘怠荒自絶于天之處而天之喜怒不可得而知知之以民心之違順去就則此二句乃三篇中之樞紐以見天討有罪之意故與皐陶所陳先後一揆者矣

洪範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厯數

吳澄曰歲自冬至至來歲冬至凡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日行天一周也以分至啓閉定歲之四時是為一歲之紀月自合朔至來月合朔凡二十九日六辰有奇月與日一會也以晦朔弦望定月之大小是為一月之紀日自日出至來日日出歷十二辰日繞地一匝也以晨昏出没定晝夜長短是為一日之紀星謂二十八宿衆經星辰謂天之壤因日月所會分經星之度為十二次觀象測候以驗天之體也是

為星辰之紀歷謂日月五緯所歷之度數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萬七政行度各有盈縮疾遲立數推筭以步天之用也是為歷數之紀

臣按疇于五紀曰協用蓋推步占驗以人合天故為協也疇畀于禹陳于箕訪于周三代以來之重歷法豈必異于唐虞哉特羲和之職虞夏分并不同耳皇極之要在五事五事之要又在敬之一言然則協用五紀固根于心之至敬而歷數之學亦

彝倫攸叙之一端也

詩小雅十月之交篇名其一章曰十月之交純陰之月晦朔之間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二章曰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三章曰爗爗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

臣按左傳昭公七年晉士文伯曰國無政不用善

則自取譎于日月之災此言不用其良明所用者皇父諸人而災變皆其所名也雷電失序山崩川竭既出災異以譴告之又出怪異以驚懼之如此而曾無所創懲天意必不復佑文武成康之緒將致失墜不亦可哀之甚乎而追原其咎皆由用非其良所致以經義論之亦所謂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也

大雅板篇名其八章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變也

無敢馳驅

孔頴達疏曰當敬天之威怒以自肅戒無敢忽慢之而戲謔逸豫又當敬天之災變以常戰慄無敢忽慢之而馳驅自恣也

臣按詩序板凡伯刺厲王也人之起居動作無一息而非天在戒懼慎獨之君子知其無物之不體故亦無一事而非仁然當天道變怒之時則必去樂徹膳省咎責躬又有特異於平日者厲王之時

天道反常人民盡病王及羣臣方且欣欣然自以為適沓沓然不知所事凡伯作詩責之甚切戲謔逸豫馳驅自恣皆非禮而動反道違天如此者則上天罰之故戒王使敬天也

雲漢篇名其二章曰旱既太甚蘊隆蟲蟲熱氣不殄禋祀自郊徂宮宗廟上祭天下祭地奠天言奠其禮瘞地言瘞其物靡神不宗后稷不克言欲救旱災而不能勝上帝不臨言能勝而不肯臨我耗斁下土寧丁我躬寧身當其災三章曰旱既太甚則不可推去也兢兢業

業如霆如雷（言畏之甚）周餘黎民靡有孑（半身也）遺昊天上帝則不我遺胡不相畏先祖于摧（滅也言先祖之祀將自滅）四章曰旱既太甚則不可沮（止也）赫赫炎炎云我無所（無所容）大命近止（言死將至）靡瞻靡顧羣公先正則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寧忍予

朱熹集傳曰於羣公先正但言其不見助至父母先祖則以恩望之所謂垂涕泣而道之也

臣按司馬遷言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

人窮則反本呼昊天上帝呼父母先祖情切念深於是旱既太甚生民將盡宗社將危宣王乃行周官之典索鬼神而祭之竭誠盡敬以致其宛轉告訴之詞所望者雨也而終篇究未嘗言及雨張子所謂畏懼之甚且不敢必者也天神地祇人鬼内外上下罔不禋祀矣若以已之獲戾昊天上帝威怒之甚固不可干而望恩于父母先祖有疾痛慘怛窮而反本之思焉其為側身修行所以消弭災

變之實固在于言外如曰耗斁下土寧丁我躬引咎自責至欲以身當其災孰謂是詩也無自省之詞哉宣王之變大雅始于是篇蓋取其兢兢業業之心為能敬天敬親以勤民事致再興之績云爾

周頌我將篇名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臣按西銘言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朱熹釋之曰畏天以自保者猶其敬親之至也是詩之作本為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之樂歌稱頌文王之德

與天為一故上章言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

但言法文王而不言其所以法天此章言夙夜敬

天即不必復言其所以敬文王也

敬之篇名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

陟降厥士事也日監在茲

陳櫟曰告成王以天之當敬者臣之忠也答羣臣以

未能敬者君之謙也憂其未能敬而內為學於己外

求助于臣是即求所以盡此敬也學求于光明而臣

復示我以德之顯明則天不在高高在上之天而在吾心之天矣其為敬天孰大於是

臣按周頌閔予小子以下四篇文勢相類俱成王嗣位時之詩也閔予小子言陟降庭止訪落言紹庭上下陟降厥家此篇陟降厥士日監在兹蓋一時之作皆所以進戒嗣王者也然前之二篇曰永世克孝曰繼序不忘曰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因其對越之時而告之以著存文武之道此篇則又

稱天以為戒而終之以强勉學問敬明其德羣臣之勉王王之自勉交得之矣此所以為不匱之孝也

禮記月令毋變天之道毋絶地之理毋亂人之紀

臣按月令雖為吕不韋之書其亦最得古人之遺意其曰毋變天之道毋絶地之理毋亂人之紀此一篇之大旨也施之不失則三才相應施之或失亦三才相應而篇中但列其失以為警省蓋亦紀

災不紀祥之義例也大率行令失之於前而氣候應之於後如春夏及秋施令有失應在當年雨水不時草木早落之類是也冬月失令應在來年天時雨汁瓜瓠不成蝗蟲為敗之類是也此以見元亨利貞之德於總統之中又分界限于界限之中又相循環聖人以此仁義禮智施政教號令於天下而行之不爽即謂之信故中央戊巳之土位于未月之末火金之間一歲之中其實土于四時無

乎不在凡休咎之徵即見于木火金水而辰戌丑未之相乘即為中央之失令也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聖人之心全體太極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矣

禮運夫政必本于天殽(音效)以降命命降于社之謂殽地

臣按政必本於天地即經所謂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殽以降命即經所謂則天之明因地之利聖人之事天地因乎理數之自然而不敢以一毫私意

爲之亦所以爲敬也

祭義天子有善讓德於天

臣按天子父天母地其爲讓善于天亦猶士庶人有善本諸父母存諸長老而已天子知尊天則諸侯卿大夫各推本於所尊而士庶人從化於下讓非細故也天實啓之祖宗始基之有天下者貪天之功以爲已力而忘祖宗締構之勤勞固凶於德而悖於禮者矣故讓之爲道禮之所取也經曰禮

者敬而已矣

周禮春官宗伯太史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國之治掌法以逆官府之治掌則以逆都鄙之治

鄭康成注曰六典八法八則冢宰所建以治百官太史又建焉以為王迎受其治也太史日官也春秋傳曰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厎日禮也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於朝

正歲年以序事頒之于官府及都鄙

鄭康成注曰中數曰歲朔數曰年中朔大小不齊正之以閏若今時作歴日矣定四時以次序授民時之事春秋傳曰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本於是乎在

頒告朔于邦國閏月詔王居門終月

鄭康成注曰門謂路寢門也鄭司農云月令十二月分在青陽明堂總章玄堂左右之位惟閏月無所居居于門故於文王在門謂之閏

馮音憑相息亮反氏掌十有二歲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有八星之位辨其叙事以㑹天位

賈公彦釋曰十有二歲者歲謂太歲左行於地行於十二辰一歲移一辰者也云十有二月者謂斗柄月建一辰十二月而周故云十有二月云十有二辰者謂子丑寅卯之等十有二辰也十日者謂甲乙丙丁之等也云二十八星者東方角亢氐房心尾箕北方斗牛之等為二十八星也若指星體而言謂之星日

月會於其星即名宿亦名辰亦名次亦名房云之位者總五者皆有位處也云辨其叙事者謂五者皆與人為候之以為事業次叙而事得分辨故云辨其叙事也云以會天位者五者在天會合而為候也

冬夏致日春秋致月以辨四時之叙

賈公彦釋曰此經欲知人君政之得失之所致觀日月之景以辨四時之叙若政教得所則四時之景依度若依度則四時之叙得正矣必冬夏致日春秋致

月者以日者實也故於長短極時致之也月者闕也故於長短不極時致之也

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變動以觀天下之遷辨其吉凶

賈公彥釋曰上馮相氏掌日月星辰不變依常度者此官掌日月星辰變動與常不同以見吉凶之事

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星土星所主土也封猶界也

賈公彥釋曰此經論北斗及二十八宿所主九州及諸國封域之妖祥所在之事故云以星土也

以十有二歲之相息亮反下同觀天下之妖祥

鄭康成注曰歲謂太歲歲星與日同次之月斗所建之辰也歲星為陽右行於天太歲為陰左行於地十二歲而小周其妖祥之占甘氏歲星經其遺象也鄭司農云太歲所在歲星所居春秋傳曰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之屬是也

以五雲之物辨吉凶水旱降豐荒之祲象

鄭康成注曰物色也視日旁雲氣之色降下也知水旱所下之國鄭司農云以二至二分觀雲物青為蟲白為喪赤為兵黑為水黄為豐故春秋傳曰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為備故也

以十有二風察天地之和命乖别之妖祥

鄭康成注曰十有二辰皆有風吹其律以知和否其道亡矣春秋襄十八年楚師伐鄭師曠曰吾驟歌北

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是時楚師多凍其命乖別命楚師之乖別審矣

凡此五物者以詔救政訪序事

鄭康成注曰訪謀也見其象則當預為之備以詔王救其政且謀今年天時占相所宜次序其事

臣按太史小史別職而同官馮相保章與太史異官而聯職太史曰官下大夫也而傳言居卿以底日則未知其為如服虔之說以卿來攝其職若四

岳之命為羲和歟抑如後世司曆者得兼卿寺職
銜歟鄭注馮相氏世登高臺以視天文之次序保
章氏世守天文之變然則二氏皆世其官而太史
不言世惟其使卿來居之故無定官且得參與冢
宰之六典八法八則也日月星辰依其常度乃政
治之得日月星辰不依常度乃政治之失馮相主其
常保章主其變其得其失皆當次叙救正古聖王
之重曆數如此後世曆官之任益輕為曆學者

近于巫史卜祝之末而不足以通乎道施于事而
士大夫通其故者亦鮮矣其于立法之叅錯垂象
之吉凶蓋多聚訟而鮮灼見也豈古帝王欽崇天
道之意哉

御定孝經衍義卷四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御定孝經衍義卷四十四至四十六

詳校官中書臣羅錦森

編修臣倉聖脉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高中

謄錄監生臣張裕孚

御定孝經衍義卷四十四

天子之孝

事天地

春秋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隱公三年

朱熹曰王者脩德行政用賢去奸能使陽盛足以勝陰陰衰不能侵陽則日月之行雖或當食而月常避日故其遲速高下必有參差而不正相合者所以當

食而不食也若國無政則當食必食雖曰行有常度而實為非常之變矣

家鉉翁曰自漢以來歷家每以百七十有三日為一交會未有頻月交會者而襄二十一年九月十月二十四年七月八月頻食漢高祖即位之三年十月十一月頻食以後至今千有餘年未有頻月頻食者故知天度有時而變其常玆其所以為異也

臣按春秋記日蝕始隱公終哀公凡三十有七夫

日月以百七十三日為一交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計八萬八千三百八十餘日應得五百餘交以歷法上推其間應入蝕限者豈止於三十七而春秋所書止此何當蝕不食者若是其多耶抑雖有而不為災則不書耶蓋當望而交于夜則月蝕當朔而交于晝則日蝕反是則雖交而不見蝕春秋特據所見而書之云爾楊時曰日之虧盈有數存焉而先王恐懼修省則謹天戒而已懸象著明莫大

乎日月洪範有言王省惟歲日為萬象之宗與天會而成歲君之象也日之虧微異孰大焉語其數則有常度論其理則為非常故魯論記迅雷風烈必變風雷其常也迅且烈則必變此聖人敬天之學也

螟隱公五年

胡安國傳曰蟲食苗心曰螟食葉曰螣食節曰賊食根曰蟊

汪克寛曰春秋書蟲災者十四書螟者三而在隱公之世者二在莊公之世者一書螽者十而桓僖文襄四公之世者各一宣公之世者三哀公之世者三書蝝生者一亦在宣公之世盖宣公以殺凡得國而又改法稅畝重困農民故螽蝝水旱饑饉之災比歲相仍猶不知恐懼脩省以消天變聖人備書為後鑒也

臣按仲春行夏令蟲螟為害注午之氣乘之暑氣所生為災害也穀梁傳曰螟蟲災也甚則月不時

則時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隱公九年

胡安國傳曰震電者陽精之發雨雪者陰氣之凝周三月夏之正月也雷未可以出電未可以見而大震電此陽失節也雷已出電已見則雪不當復見而大雨雪此陰氣縱也

臣按左氏傳雨三日以往為霖平地尺為大雪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書大雨雪者三隱以日桓以月

僖以時而日為甚自癸至庚八日之間再有大變春秋所以謹而日之惟一書而已程頤曰陰陽運動有常而無忒凡失其度皆人為感之也故春秋災異必書

秋大水桓公元年

臣按大水者或霖潦所致或山谷所洩害民禾稼敗民廬舍或至旬月甚則踰時胡氏以為陰逆而與怨氣并之所致也經書水災內災八外災一

有年　桓公三年

胡寧曰孫明復云桓十八年惟此一年有收以著桓世之多凶殣也程頤曰紀異也異者反同者也大常為同小變為異

臣按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中獨於桓宣二公一書有年一書大有年若但以二公獲罪於天必當水旱饑饉反以有年大有年為變異而書之其君自惡其民何罪夫五穀皆熟恒事也二百四十二

年之中不勝書桓宣之世無年也有年大有年於是乎書聖人于此方憫斯民之重困而為人主者乃以為天實相予因而戲豫馳驅不復知天命之可畏如人方得罪于父母於其盛怒之下偶一霽顔便以巳之所行足以順悅乎親因而怠忽恣肆不復自省其得罪之由公羊子曰恃有年也則所謂以喜書者以公之恃而喜之其詞微矣

秋大雩桓公五年

公羊傳曰旱祭也何以書紀災也

李廉曰經書雩二十一止書秋者七此年及成三襄五十六昭八定七十二是也書八月者四僖十一襄二十八昭三二十四是也書七月者二昭二十五是也書九月者七僖十三襄八十七昭六十六定元七是也書冬者一成七年是也

臣按大雩先儒或以為僭或以為旱或以為不時

臣則以為參識云爾書大雩則有以知其為天子

祀上帝之雩而非諸侯祀山川之雩矣然而正雩當在夏正建巳周之六月而經書雩二十一無六月者左傳首言不時而後皆言旱汪克寛曰其意以互文並見皆以旱而皆不以時也然則惟旱故有不時之雩而又雩于上帝用盛樂也悖禮害義無敬天之實春秋譏之

無氷　桓公十有四年

劉向曰豫恒燠若此政事舒緩紀綱縱弛善惡不明

賞罰不行之象

臣按此年正月書無氷成元年二月書無氷襄二十八年春書無氷正月二月為夏正十一十二月法當堅氷而無氷襄書時者歷夏正十一十二正三月皆無氷也葢居上固以寛為本然寛而有制長養肅殺之意茍或倚於一偏則不足以云欽若昊天而政事舒緩紀綱縱弛善惡不明賞罰不行而有恒燠之應矣易繫辭曰乾為天為君為父為

寒為氷然則無氷者失乾道也失君道也

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莊公七年

汪克寛曰經星没而不見乃天地常經泯滅之象衆星奔流乃諸侯放恣互相淩駕之驗也是時王綱廢弛列國爭衡故天變應之經書星變者四此年星變以王人不能勝五國之兵而王命益不行於天下也文十四年星孛以桓文迹熄而宋齊晉之君皆有禍亂也昭十七年星孛以王朝庶孽奪正而兵刃交於

王都之内也哀十三年星孛以强吳爭伯而中國諸侯皆為之服役也凡此皆變之大者而王伯衰亂之兆也

臣按朱熹曰日見于晝星明于夜天道之常理今夜有日光常星不見此陰不陰陽不陽君不君臣不臣之應也

冬不雨莊公三十有一年

李廉曰經書不雨七凡經時不雨告廟則書此年及

僖二年冬三年春夏書皆每時而一書也文二年十年十三年三書皆歴時而總書也

臣按不雨者恒暘之徵春秋於及月者書月及時者書時再歴時書累月此年冬不雨蓋歴夏正八九十月不雨雖穀已成實而陰不調嗣歲之災也故書僖二年冬十月不雨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每時而一書杜預以為一時不雨則書首月僖公憂民懼災之甚也故書六月雨者旱不

竟夏録賢君精誠之感也文二年自十有二月不雨至於秋七月十年十三年自正月不雨至於秋七月不雨歷四時歷三時而總書知文公之不勤民事不懼天災故特異其辭于僖之憫勤于是者也或書不雨或書雩而宣七年秋獨書大旱于公至自伐萊之下淮南書名淮南王賓客所集所謂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其愁苦之氣薄陰陽之和感天地之精而災氣為之生也審矣

秋八月沙鹿崩 僖公十有四年

臣 按此與成五年梁山崩皆為天下紀異也絳人之對伯宗山崩川竭君為之不舉（去盛饌）降服（損盛服）乘縵（車無文）徹樂出次（舍于郊）祝幣（陳玉帛）史辭（自罪人責以）禮（禮山川）焉蓋伯宗之言特其文爾若夫恐懼脩省之實所以答天心之仁愛者必也敬致其至誠極其盡而後傷敗乃不作也

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 是月六鷁退飛過宋

都僖公十有六年

臣按此宋災而書于魯史此宋襄遇怪異非常之變不內省責躬而赴告於諸侯春秋因而書之以見人君之莫能畏天命乃反以責於已者望於人也

秋大雨雹僖公二十有九年

汪克寛曰春秋書大雨雹者四僖公初見於十年而再見於此昭公迭見於三年四年但僖公頗能勤於

政事以銷天變昭公昏懦不立政權盡失卒不免乾侯之辱
天之示人顯矣
臣按經書大雨雹者三而已汪克寬從公羊以僖十年大雨
雪為大雨雹故有四蓋雨雹為陰脅陽臣侵君之象而左氏
傳申豐對季武子論藏冰之道則不敢斥言而詭詞以對也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僖公三十有三年
臣按魯僖寬仁過厚其失也豫此亦恒燠之徵也定元年冬
十月隕霜殺菽胡安國以為其象則刑罰不中之應

九月癸酉地震文公九年

臣按春秋五書地震此年九月癸酉襄十六年五月甲子昭十九年五月已卯二十三年八月乙未哀三年四月甲午穀梁以為震動也地不震者也震故謹而日之杜預亦言地道安靜以動為異李廉曰周語伯陽父曰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過其序民之亂也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烝于是有地震孔晁曰陽伏於陰下見迫于陰故不能升以致于地動陰盛陽衰之異也今按經書地震在文襄昭哀之日則

其致變之故如諸家所推可考而知矣

春王正月雨木氷成公十有六年

臣按孔氏以為木乃介冑之象氷為兵類災變之來惟人所召聖人欲人知恐懼脩省弭之於天方譴告之時故雖小必書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昭公十有八年

臣按外災不書前此襄九年宋災書是年宋衛陳鄭災書左傳於宋司城樂喜救災之政纖悉備具

而是年子産之事亦相類然則聖人書之於經正以遇災而懼能以人事補救天道故也

有鸜鵒來巢昭公二十有五年

臣按羽毛鱗介至微之物也春秋察其變異書之於册莊公十七年冬多麋麋魯之所有以多為災也十八年秋有蜮二十九年秋有蜚是年有鸜鵒來巢蜚鸜鵒來巢應乾侯之辱而文成之世童謠已有之何其異也善乎王氏有言曰春秋書螟

螽蝝生志蟲之害稼者也書多麋有蜮有蜚有鸜鵒來巢志物之為異者也蟲之害稼苟有蓄積以賑饑民則不為災物之異常苟能脩德以消天變則不為異人不知為善以致天變又不知警省而改過遷善以消悔怒則禍患之來弗能救矣

六月辛丑亳社災哀公四年

臣按程頤曰記言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又曰亳社北牖使陰明也魯有亳社災屋之故有災

內災如桓僖之宮雉門兩觀或親盡不祧或因以示僭禮此亳社災劉向以為人君縱心不能警戒之象

漢孝文帝二年冬十一月癸卯晦日有食之詔曰朕聞之天生民為之置君以養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則天示之災以戒不治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適見于天適讀曰謫謫責也災孰大焉朕獲保宗廟以微眇之身託于士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亂在予一人唯二三執政猶吾股肱

也朕下不能治育羣生上以累三光之明（三光日月星也）其不德大矣今至其悉思朕之過失及知見之所不及匄以啓告朕（匄音蓋乞也）及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因各敕以職任務省繇費以便民朕既不能遠德故憪然念外人之有非（憪寢視不安貌也）是以設備未息今縱不能罷邊屯戍又飭兵厚衛其罷衛將軍軍大僕見馬遺財足（遺留也）餘皆以給傳置（置者置傳驛之所因名置也）

臣按丘濬曰此後世人主因災異求言之始

文帝十三年夏除祕祝初秦時祝官有祕祝即有災祥輒移過於下至是詔曰蓋聞天道禍自怨起而福由德興百官之非宜由朕躬今祕祝之官移過於下以彰吾之不德朕甚弗取其除之

臣按宋景公有仁人之言三而熒惑徙三舍楚昭王不肯移禍於令尹司馬而孔子以為知天道不失國移禍之術則宋子韋周大史已言之非始于秦祕祝也文帝之知道豈直為宋景楚昭哉

年詔曰其令祠官致敬毋有所祈非獨不欲移過

而且不敢專其福也仁矣哉

宣帝地節三年冬十月詔曰乃者九月壬申地震朕甚懼焉有能箴朕過失及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以匡朕之不逮毋諱有司朕既不德不能附遠是以邊境屯戍未息今復飭兵重屯久勞百姓非所以綏天下也其罷車騎將軍屯兵又詔池籞未御幸者假與貧民郡國宮館勿復脩治流民還歸者假公田貸種食且勿算事

臣按應天以實不以文詔令文也然所以敬天之怒者必其發於至隱痛自刻責斯文至而實亦至焉故曰非誠不立非信不行漢宣地震之詔其辭既懼而休兵罷戍振業貧民非徒無用之虚文而已也不如是而其君以具文下詔其臣於名災致變之大故噤而不言而毛舉細事以塞詔旨卒亦未即施行猶之謾讕誣天也已昔宋璟嘗奏明皇曰君子恥言浮於行苟推至誠而行之不必數下

制書也善哉言乎

明帝永平三年秋八月壬申晦日有食之詔曰昔楚莊無災以致戒懼魯哀禍大天不降譴今之動變儻尚可救有司勉思厥職以匡無德於是在位者皆上封事各言得失帝覽章深自引咎以所上班示百官詔曰羣僚所言皆朕之過民寃不能理吏黠不能禁而輕用民力繕脩宫宇出入無節喜怒過差永覽前戒竦然兢懼徒恐薄德久而致怠耳

臣按日有食之災而非異以有常度故也然能脩德以應之則有雖交而不食或月變行以避之或交涉數淺或五星潛在日下以救之故劉向以二十歳而八食為成帝戒若東京之明帝固亦令主日食二詔深自引咎畏天之威後世以日食歴家所預筭遂致習為固然不復以是為上天之譴矣然則先王之典所謂天子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者不亦靡文乎哉

唐太宗時畿內有蝗上入苑中見蝗掇數枚祝之曰民以穀為命而汝食之寧食吾之肺腸舉手欲吞之左右諫曰惡物或成疾上曰為民受災何疾之避遂吞之是歲蝗不為災

太宗謂侍臣曰人言天子至尊無所畏憚朕則不然上畏皇天之監臨下憚羣臣之瞻仰兢兢業業猶恐不合天意未副人望魏徵曰此誠致治之要願陛下慎終如始則善矣

臣按唐太宗之吞蝗即雲漢之所云耗斁下土寧丁我躬也周宣王既已遇災而懼能安輯其人民復文武之境土其後稍自怠荒而庭燎沔水祈父我行其野箴規未已怨刺煩興由其始畏天而終忽於畏天也魏徵慎終如始之對其即十漸之説歟

宋神宗熙寧元年七月甲申京師地震自七月至十一月京師震者六河朔地亦大震吕公著上疏曰自昔人

君遇災者或恐懼以致福或簡誣以致禍上以至誠待下則下思盡誠以應之上下至誠而變異不消者未之有也惟君人者去偏聽獨任之弊而不主先入之語則不為邪說所亂顏淵問為邦孔子以遠佞人為戒蓋佞人惟恐不合于君則其勢易親正人惟恐不合於義則其勢易踈惟先格王正厥事未有事正而世不治者也時帝以災變避殿減膳撤懸王安石言災變皆天數非關人事得失所致富弼在道聞之歎曰人君所畏者天

耳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為者此必姦人欲進邪説以揺
上心使輔弼諫諍之臣無所施其力是治亂之機不可
以不速救即上書數千言雜引春秋洪範及古今傳記
人情物理以明其決不然者

臣按史臣贊堯之德則曰欽序堯之事則曰欽若
昊天唐虞以前之書夫子皆删去直欲取欽之一
事為造書立文之開闢謫義以敬天之一事為精
一執中之實際工夫也後世言天變不足畏者往

往藉口于堯遭洪水故胡文定以為堯時之水既非雨澤淫潦又非山谷橫溢乃天造草昧待聖人裁成輔相耳然其憂咨儆惕之意則又無時而不存德元僉壬之辨則又無之而敢忽此千萬世之道統治統也迅雷風烈孔子必變蓋主敬於平時而遇變則加懼若舜之風雷弗迷正由其敬勝故耳書言惠迪吉從逆凶易言視履考祥其旋元吉而王安石乃以為災異皆天數非關人事得失此

呂公著富弼所以斥之為佞為姦而上書急救者也昔漢成帝時有飛雉之變王音上言當克已復禮以求天意帝使中常侍鼂閎詔音曰間捕得雉毛羽摧折得無人為之音復對曰陛下安得亡國之語不知誰主為佞讇之計誣亂聖聽如此者左右阿諛甚衆不特臣音復讇而足皇天數見災異欲人變更終已不改天尚不能感動陛下臣子何望由安石之言必使人主之心一無顧畏天尚不

能感動而後已其害可勝道哉

孝宗作敬天圖謂輔臣曰無逸一篇享國長久皆本於寅畏朕近日取尚書所載敬天事編為兩圖朝夕觀覽以自警省虞允文對曰惟陛下盡躬行之實敬畏不已必有明效大驗帝然之

臣按光宗時醴泉觀使周必大上奏略曰壽皇御製敬天圖疏經傳法語於其下朝夕省覽此圖必在禁中願陛下訪求而觀之則古今成敗畢陳於

前矣揚雄曰史以天占人聖人以人占天堯之聖猶命羲和歷象日月星辰舜之聖猶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况後世乎今太史局雖有其官皆以技進名隷祕書省不過歲時點檢鐘鼓而已政事或闕於下災祥或見於上彼何預焉堯舜遠矣羲和固難復置以本朝論之凡提舉司天監皆委忠直近臣如神宗初年首用司馬光元豐間復用王安禮設或躔度稍異必能入告圖消弭之方自然災

害不生禍亂不作所謂風雷弗迷熒惑退舍可拱而俟其助治也大矣願陛下酌本朝故事擇侍從臺諫之忠直者提舉太史局亦復古格天之一大端也孝宗之作此圖朝夕觀覽虞允文尚猶勉之以宜盡躬行之實光宗繼體嗣服自當夙夜祇承父訓熟復貫穿於所載之事循環展玩于所編之圖而於壽皇盡家人父子之禮修視膳問安之節庶幾乎敬天敬親一以貫之而闕乎未之有聞也

不亦悖哉宋初之制以忠直近臣提舉司天監此傳之所謂居卿以底日者也誠司其意以臺諫重臣居之庶幾於天事之反常易道為之參稽于政治之得失而入告於人主必有以潛消默奪於譴告之初而上答天心之仁愛者矣

淳熙十年秋以旱暵求直言尤袤上言天地之氣宣通則和壅遏則乖人心舒暢則悅抑鬱則憤催科峻急而農民怨關征苛察而商旅怨差注留滯而士大夫有失

職之怨廩給朘削而士卒有不足之怨奏讞不時報而久繫囚者怨幽枉不獲伸而負累者怨強暴殺人多時貸命使已死者怨有司買納不即酬價使負販者怨人心抑鬱所以感傷天和者豈特一事而已

臣按尤袤所云致怨之道有此八者蓋亦略盡細大之故誠能一一體究改紀其政與之更始立之以誠行之以信斯雲漢之詩不徒作矣

寧宗嘉定五年秋七月戊辰雷雨太廟屋壞避正殿減

膳權直學士院眞德秀上疏曰臣博觀經籍史傳所志自非甚無道之世未聞震霆之驚及於宗廟者魯之展氏人臣耳已卯之異春秋猶謹書之葢震霆者上天至怒之威宗廟者國家至嚴之地以至怒之威而加諸至嚴之地其爲可畏也明矣古先哲王遇非常之變異則必應之以非常之德政未嘗僅舉故事而已今日避殿損膳之外咸無聞焉或者固已妄議陛下務爲應天之文而不究其實矣臣願陛下内揆之一身外察諸庶政

勉進君德毋以豢養安逸為心博通下情深求致異名和之本庶幾善祥日應咎徵日消矣

臣按德秀此疏蓋亦宋璟所謂推至誠而行之不必數下制書者也素服避殿減膳撤懸固亦遇災脩省之理然究其實則內而一身外而庶政其咎所在不可不知知之不可不改苟改矣而姑有待焉是向所謂減膳撤避者不過具文故事也又況雷霆者天之威怒震及太廟非常災變孝子仁人處

此宜何如儆懼乎

理宗時雷震上曰朕心終夕不安起居郎魏了翁入對即論人主之心義理所安是之謂天非此心之外別有所謂天地神明也陛下盍即不安者求之對天地事太母見羣臣覲講讀皆隨事反求則大本立而無事不可為矣

臣按朱熹言天固是理然蒼蒼者亦是天在上而有主宰者亦是天夫惟主宰之天故曰惟天降災

祥在德夫惟蒼蒼之天故曰天垂象見吉凶夫惟天即理也故曰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位天地育萬物豈在此心之外哉茍非此心之中純乎天命之性與天載相流通固未可以即安矣了翁所謂即不安者而求之中庸戒懼慎獨之功也

元世祖至元三十年冬十月庚寅彗出紫微垣帝憂之夜召布呼密入禁中問所以消天變之道布呼密曰風

雨自天而至人則棟宇以待之江河為地之變人則舟楫以通之天地有所不能者人則為之此人所以與天地參也且父母怒人子不敢疾怨起敬起孝故易曰君子以恐懼脩省詩曰敬天之怒三代聖王克謹天戒鮮不有終漢文之世同日山崩者二十有九日食地震頻歲有之善用此道天亦悔禍海內乂安此前代之龜鑑也願陛下法之因誦文帝日食求言詔帝悚然曰此言深合朕意可復誦之遂論說至四更乃罷

臣按記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所以敬父母之怒詩言無敢戲豫無敢馳驅所以敬天之怒經曰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布呼密對元世祖之言深合經旨

以上事天地

御定孝經衍義卷四十四

御定孝經衍義卷四十五

天子之孝

法祖宗

臣按一王之興必原本於祖功宗德如后稷公劉之遺訓豳風猶傳述者是也開基之始作則垂憲貽於後王如六官之典傳久雖小有更革而大故相沿不變者也蓋祖宗之于子孫君親臨之矣其

創物之智則又聖人之法君親聖哲孝子之所祇

承也故廣敬之道在法祖宗

書五子之歌其一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

本本固邦寧

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

見是圖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為人上者奈

何不敬

蔡沈曰五章非盡述皇祖之訓然其先後終始互相

發明

臣按五子作歌首述大禹之戒在於勤民蓋祖宗之仁心仁政未有不以民事為亟者也其下四篇丁寧反復而皆本諸此矣

太甲若虞虞人機弩牙張往省括矢括于度法度則釋發也欽厥止率乃祖攸行

孔安國傳曰止謂行所安止君止於仁子止於孝

陳櫟曰罔不祗肅湯之敬也欽厥止率乃祖攸行勉

太甲盡敬以法先王也

臣按伊訓太甲咸有一德皆伊尹之所以訓嗣王者始終勉之盡敬以法祖而已伊訓作於太甲未有過之先也史臣序述其奉嗣王祗見厥祖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於王而以三風十愆為戒篇之將終又稱嗣王而告之曰祗厥身念哉孔傳曰言當敬身念祖德也此時太甲之不德未著而篇末乃以墜失宗廟為戒其辭嚴矣太甲上篇作於

太甲有過之時既以祇爾厥辟辟不辟忝厥祖切責之矣復婉其辭而取喻於虞人之射既張其機必省括于度而後發以見天下之事亦莫不各有其度義理之所當止即其度也而烈祖之所行皆義理之所當止者也中篇作於悔過之初既喜幸其然而復曰王懋乃德視乃祖烈無時豫怠是始終欲其視烈祖為準的也而又明言曰奉先思孝蓋思孝則不敢違其祖矣下篇作於改過之後以

慎厥終為難而稱先王以臨之曰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緒尚鑒兹哉亦欲其鑒視先王而懋敬厥德也咸有一德作於致仕告歸之日一篇之中反覆陳戒欲其德之精純誠一法先王以綏天祿總不出乎欽厥止率乃祖攸行二句之義而稱烈祖稱先王皆言其止之度言視言思言鑒皆所以為省先後數十百言省括于度之喻亦足以貫之矣

說命鑒於先王成憲其永無愆

蔡沈傳曰言德雖造於罔覺而法必鑒于先王先王之成法者子孫之所當守者也孟子言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亦此意

臣按此傳說與高宗論學而亦以法祖宗為要歸也前言學古訓則云有獲此言鑒先王則云無愆蓋學古訓是明其理鑒先王是善其事理者古今之所同故二典三謨所載皆修身治天下之要學

之當必有獲然未可便謂之無愆者舉而措之天下推而行之以盡其利則有祖宗之典章法度在為子孫者所當世守必體究力行非但不得而廢墜與不得而紛更已也說之意蓋以為聖敬日躋事事如乃祖成湯而後所謂無愆者僅乃得之爾

洛誥篤叙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汝往敬哉

孔頴達疏曰正父謂武王言其德故稱正父厚次序汝正父之道而行之令其為武王之政也

亂為四方新辟作周恭先

陳櫟曰作周恭先為周家恭敬之王之先以恭而率先後之為王者也

臣按正父猶易家人言嚴君大誥言厥考翼也篤叙所以致其敬也周公居攝篤厚次序武王之道天下皆奉而行之矣今成王往新邑亦能篤厚次序武王之道如公居攝之時則天下不敢廢棄王命常奉而行之也公因王之留巳而又言王當治

理天下新其政化為四方之新君與後人為軌訓為周家恭敬之王後世所推先蓋戒成王使為善政而後王崇重之是正父之後復有正父猶詩人言君子既孝而嗣子又孝也

無逸周公曰嗚呼我聞古之人猶胥（相也）訓告胥保惠（順也）胥教誨民無或胥譸（誑也）張（誕也）為幻（變名易實以眩觀者曰幻）此厥不聽人乃訓之（言於古人之事而不聽信人乃法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正法也）至於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

蔡沈傳曰先王之法甚便於民甚不便於侈縱之君如省刑罰以重民命民之所便也而君之殘酷者則必變亂之如薄賦斂以厚民生民之所便也而君之貪侈者則必變亂之厥心違怨者怨之蓄於中也厥口詛祝者怨之形於外也為人上而使民心口交怨其國不危者未之有也此蓋治亂存亡之機故周公懇懇言之

臣按人主率由舊章用咸和萬民必中正之臣訓

告保惠教誨之也人主變亂舊章使民違怨詛祝邪人佞人訓之也中正之臣輔其主以嚴恭寅畏邪佞之臣導其主以逸豫耽樂其道相反也文武之政布在方策懷保小民惠鮮鰥寡省刑薄斂乃其大者垂之後世以為正法賢明之君聽用中正之臣而遵守之世之所以治且安也愚闇之君信任邪佞之人而變更之世之所以亂且危也無逸所以分別此二者之善惡以戒嗣王也

詩豳風篇名其一章曰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

詩序曰七月陳王業也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也

臣按詩之變風以下泉終而即次之以豳風蓋變之終即治之始也故程頤于剝之上九碩果不食之象以為類下泉之詩蓋剝則必復七月所以次

第而及也創業垂統之君所以始基之者有似于一陽之復而其勤愛百姓習之艱難實足以為祈天永命之本後之子孫有天下而世世守勿失斯即保泰之道也

大雅緜篇名其一章曰緜緜不絕貌瓜瓞瓜大瓞小先小後大民之初生自土沮漆二水名古公號也亶父名也陶復重窰陶穴土室未有家室

臣按緜之詩一章言在豳二章言至岐三章言定

宅四章言授田居民五章言作宗廟六章言治宮室七章言作門社八章九章乃言文王興之事首章言未有室家而周公作鴟鴞之詩亦曰予未有室家在緜則慶幸其有而云未有在鴟鴞則危失其有而云未有其為推本祖烈訓戒後人之心一也周原契龜固為興王之兆而其制度之善亦為後世所因如立臯門後遂為天子之郭門立應門後遂為天子之正門立冢土後遂為天子之大社

以此推之六官之典為大王之所肇基者必多也

下武 篇名 小序曰武繼文也武王有聖德復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焉

孔穎達疏曰經六章皆言武王益有明知配先人之道成其孝思繼嗣祖考之迹

其五章曰昭茲來許繩其祖武

鄭康成注曰來勤也武王能明此勤行進於善道戒慎其祖考所履踐之迹美其終成之

臣按武為受命之王而詩人但美其配先人之道踐祖考之迹雖創制顯庸改玉更步不足為武王鋪張然則開創之初固無事不取法於祖宗也而況于繼體守文之主乎

文王有聲（篇名）其八章曰豐水有芑（草也）武王豈不仕（事也）詒厥孫（去聲順也）謀以燕（安也）翼（敬也）子（成王也）武王烝哉

臣按詩人言豐水無情之物猶以潤澤而生芑菜為己事祖宗之恩澤及後人其情至無已也武王

豈不以遜順之謀傳之子孫為事乎聖人所謀之
事行之則必順天下之心子孫敬事能遵用其道
則得安也必言敬事者若子孫不敬則不能行之
不能行則不得安故安敬並言之

嘉樂篇名其二章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鄭康成注曰成王之令德不過誤不遺失循用舊典
之文章謂周公之禮法

謝枋得曰不愆則無聰明亂舊章之過不忘則常有

繼志述事之心

彭執中曰率由舊章如春秋之時晉侯請隧襄王以王章而不許魯災命藏象魏而季武子以為舊章不可忘蓋成王周公制禮作樂秩然成章傳之萬世可以遵守

臣按成王時之所謂舊章當謂顯承其祖考者是也文謨武烈子孫千億固宜勿替引之然文王大統未集武王君天下之日淺未遑制禮作樂之事

周公居攝作六典之職謂之周禮七年致政成王以此禮授之葢周公本文王之意而為是六官之典在成王當日亦不過目前行事而詩人遂謂之舊章者其精心厚意萬世常新而讓德于天讓善于親則以為此乃文武之大經古昔之典刑故謂之舊章也成王有嘉樂之令德而率循之以宜於人民豈其復有過誤遺失而詩人則以惟其如是僅乃得之葢雖公尸所告亦無溢美之詞也觀彭

執中引証襄王不許晉侯請隧及季武子藏象魏又可以知春秋之法即周官之典周官之典即文武之政當夫子未筆削之先而韓宣子見魯春秋以為周禮在是曰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況又經化工之筆乎然則春秋之所取皆法祖宗之事春秋所譏皆不法祖宗之事如左氏所斷禮也非禮也禮即周公之禮也夫

御定孝經衍義卷四十五